我为爱变成一个姑娘

拷问你的爱情观

⑧②①

女人咬牙切齿
男人迫不及待

[redacted]

揪心之作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1）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2）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3）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4）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5）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6）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7）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8）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9）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10）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11）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12）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13）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14）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15）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1）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2）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3）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4）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5）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6）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7）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8）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9）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10）
-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11）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1）

有同学问我，为什么文采这么好？我说，第一，那是你没见过真正好的。美女是比较出来的，美文也是，何况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第二，我都长这么丑，你要是让我的文字跟我人这么丑，我不要跳未名湖去死？

总之，上帝是公平的，不会让你全方面愧死。

写小说与其说是我积极的进取，不如说是对我长得丑的补偿。证据之一，我五岁之前没有发福，两条眉毛中间有一个红红的胭脂印，那是妈妈用中指蘸了印泥摁上去的。走在大街上，常常有漂亮的阿姨和皮肤松弛的大妈企图猥亵他们从我母亲的怀抱里抢过我，用涂满胭脂的嘴唇在我粉嘟嘟的脸蛋上印红印泥。

我嘹亮的哭声见证了阿姨和大妈们一块又一块红色印泥的蹂躏。那时候我还小，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帅哥。我被妈妈带着上女厕所，脱下裤子，抛出一道劲道十足的弧线，在女厕所粉白粉白的墙壁上画地图。四周的阿姨和大妈们总要叽叽喳喳，七嘴八舌：

“哇，谁家的漂亮娃娃，竟然是一个男孩！”

我五岁之前的小帅哥形象是一去不返了。五岁之后我开始长肉，像注水猪肉般疯长。我经常对我妈说我遇到了黑心屠户。

所以说，上帝是公平的。

当然，除了遵从上帝公平的安排，我也有自己小小的想法。我相信小说可以给我们另一种“现实”，并非是可以替换成“金钱”的那种现实，而是可以替换成“批判现实”的现实。我承认我不是行动的巨人，而是反抗的种子。我希望生活本来应该是如何，至于生活实际是怎样，有别人去关注，那不是我的兴趣。

小说给我契机，让我得以文饰和展望现实。和历史类似，它是我“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然，有的人任意打扮小说是为了风花雪月，为了赚钱，为了一时意淫——但那不是我的目的。

我喜欢王小波的一句话，人们总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无趣的世界，一个是想象的诗意的世界。但我还要加半句，这想象的诗意的世界必须是对现实无趣世界的反照，更是对美好世界的关照。

给我出单行本的编辑是北大的校友。他之前问我，我的小说是不是历史，或者玄幻、“穿越”之类。按照他的理解，这世界上的小说只剩下两种YY：一种是现实的YY，一种是玄幻的YY。

我轻轻告诉他，按照我的理解，小说分两种，一种和“我”的生活是“隔”的，一种和“我”的生活是“不隔”的。当下流行的畅销小说无非历史、玄幻、“穿越”，属于“隔”的。我要写的小说是“不隔”的，是要让所有人感同身受的小说。

“这是不是很难？”他问。

“如果不难，我就不做了。”

编辑同学两天后给我打来电话，第一句是：“你的小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看得我几次拍桌子。我要给你出。”

我想，他是体会到那种“不隔”的感觉了。

我不是写畅销小说的，如果有一天我的小说幸而能够畅销，那也许是“长了一张畅销书的面孔”在起作用。

我一直在关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然包括我自己的。我一直以为生活本身是最有趣的，就像历史；今天生活里的每一秒，都是下一秒的未完成历史的前奏。

我喜欢它们，并且想记录下来。

江左张亮

2009年9月于北大蔚秀园

一

北清大学学生田文亮坐在火车卧铺车窗旁边，看外面一排又一排白杨树像一年又一年离开自己的日子，化为一团又一团白茫茫的空

气，感到既伤感又充实。他姓田，大名田文亮，意思是有文化又漂亮。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2）

田文亮记得刚接到录取通知书时，豪情万丈，往电视台的镜头前一站，大声说：“在北清大学，我是沧海一粟；出了北清大学，我是擎天一柱！”第一次出远门，他在火车上掏出红彤彤的录取通知书给乘务员看，乘务员叔叔把那张如假包换的录取通知书翻看了足足有五秒钟，好像是刚把人民币掏出来准备交税的老农民，喃喃道：“这个东西好。”

田文亮很得意，他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承认。

刚进大学的那一年，上体育课，他在体育场光秃秃的跑道上费了吃奶的劲奔跑，一圈两圈三圈地奔跑，没有终点地奔跑，心里面想到的是那个叫阿甘的美国佬。其他男生都成功撞线，转过头来看着自己，田文亮像一只慢吞吞的蜗牛，一片叶子，迟钝地爬向另一片叶子。全班的女生，从来没有在田文亮世界里出现过的那帮雌性，这时候仿佛倾盆而下的大雨，全都学习天上掉下的林妹妹，齐声呼喊：“小甜甜，加油！”

他无法接受自己不是擎天柱而是小甜甜的事实。速度和高度没有优势，他决定在深度上做一做文章，于是他去听中国哲学课。课上他看到一个女生孤零零地坐在第一排正中央，正对了老师讲台的位置，端端正正，一丝不苟。其余的学生，和那女生空出来三四排的距离，仿佛是在躲避一尊瘟神。田文亮提着书包，弯腰弓背，在众目睽睽下穿过走道，大大咧咧地坐到那女生的身后。他感到自己很风光，有一种扬眉吐气的畅快。这时候立在讲台上的戴黑边眼镜的老师，突然笑容可掬地转过身，面对田文亮做了一个“V”字，问道：“这是什么意思？”田文亮立刻大声叫道：“Victory!”然后为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抢先撞线沾沾自喜。

老师没有作声，继续把那个“V”字放到前排的女生面前，问道：“你说呢？”

“”那女生的声音细小如同苍蝇嗡鸣。

“非常好！”戴眼镜的老师眼睛眯成一条缝，“V”字马上变成一个大拇哥。田文亮立马觉得自己如同被剥去包装的粽子，丢在众人眼前没了包裹，只引得一阵潺潺的口水声——不是食欲，是唾弃。

田文亮的哲学课之旅彻底终止。然而他死不瞑目，他坚持认为哲学老师是在故弄玄虚，自己是对的。

田文亮一边愤愤不平，一边迫不及待地参加了一堂小说课。第一次上课，他发现周围全是美女，于是大大地兴奋了一下。他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投稿，发表过三篇童话、四首现代诗，还给一个高中时的班花写过一百封情书。

“我还是有闪光点的。”他继续在心里面沾沾自喜。

第三节课上，老师开始评点前两次上交的小说习作。田文亮的习作是《半只鸡腿》，讲述了一个家境贫寒、父母双亡的山里娃在大学中饱受歧视、排除万难、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故事。文学课老师似乎特别欣赏这篇小说，读得很仔细，“这里，写到吃鱼肉，应该更仔细，是怎么吃的呢？饥肠辘辘、连刺带肉吃，还是吐了鱼刺吃鱼肉呢？要详细。还有这里，女主角看到男主角为了她自己被人修理，应该挺身而出，然后峰回路转，两情相投，琴瑟调和。”田文亮听得两眼放光，于是欣欣然等待被老师点名、被四周美女齐齐注视的神奇场面，那必定是盘古开天地以来最壮美的画卷之一。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3）

“这位同学的习作我看了很多遍，感觉很感人、很真实。我敢说，唯如此之人方能写如此之事，唯如此之事方能显如此之情。涉及隐私，我就不公布这位同学的姓名了。”

田文亮好像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从此他不好意思跟人家说这东西是他写的，也更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自己是文学青年。证明自己是丐帮帮主必须有打狗棒，证明自己是文学青年必须有作品，即使那打狗棒早已经朽木不可雕，那文字不过是粉面骷髅。

田文亮开始发觉自己高中毕业时候说的那些豪言壮语似乎有些问题，觉着，即使出了北清大学，他也只是一条虫。

这时候距离他考进这所大学，已经有三年了。

二

田文亮有女朋友，或者说田文亮认为自己有女朋友，于是他就有了女朋友。就好像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同样的道理，田文亮说：“要有女人！”就有了女人。

放寒假了，田文亮回家去。他的家在一个不到二十万人的小城镇里，依山傍水。田文亮回到老屋子的天井里，摊开书来看。他老爸走过来，把书往旁边一甩，问他：“文亮啊，你啥时候给我带个儿媳妇回来？”田文亮不说话。他爸就又开始絮叨：“啥时候呢？你看隔壁家小周大学都没有考上，就带了一个漂亮媳妇回来，马上要结婚了。你在北京念书，也得多一个心眼儿，别念成个书呆子。”

田文亮把书重新捡到手里，埋了头说：“我有啊。我有女朋友。”田文亮说这话的时候想着一个人，他爸他妈听到这话时也想着一群人。

“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带回来让我们大家也看一看。”家里人总是一边烤火一边笑着催。“在北京，太远了，等我毕业时候就带回来。”于是田文亮和他爸他妈一起掰着指头算日子，各怀鬼胎。

大三春天的早上，田文亮很早就爬起身来，带上自己订的两瓶牛奶，外加两根火腿，跑到二教去占座位。他一边走一边打哈欠，脑子里面晕乎乎的。两瓶牛奶是给自己和自己的“女朋友”小波的。田文亮的“女朋友”叫小波，并不是因为胸围不够大，而是说脑袋圆乎乎得像个球。

故事必须追溯到大一下学期，田文亮在一教上自习，一个人歪着脑袋坐，在一个女孩子身后。那女孩子头上扎了一个小辫儿，脑袋埋得很低，手里拿本书，叫《权力意志》。田文亮就像一尊雕像，歪着脑袋偷偷地看了半个钟头。

那圆乎乎的女孩子突然抬起头，恶狠狠道：“你看舒服了没？”田文亮吓了一跳，脑袋上冒出一层密密麻麻的汗豆。

“不舒服”田文亮老实答道。确实，他看了半天也没弄清楚自己正处的状况。

“居然看得不舒服？还敢再看？打！”然后那女孩子照他的脑袋敲了一下，笑了。

那女孩子叫小波，田文亮很喜欢她埋着头看《权力意志》的样子：睫毛一眨一眨，像桥底下停泊的船，随波轻轻荡漾。看书时小波话很少，田文亮话也少，他们就这样一前一后地一起读书。

小波是A社的。A社是北清大学第一大旅行社，当然是为了爱心的旅行社：这么多男孩、女孩，这么长的路，辗转大半个中国去看望希望小学；在车辆上，在山岭间，在希望的田野上，长满了芳草萋萋的故事。

田文亮也参加了A社，他总是要求和小波一个小组。白天，他帮小波提衣服，晚上，他看小波领导大家做活动。小波无论什么时候都站在人群中间。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4）

“我喜欢尼采，喜欢《权力意志》。”她不止一次亮着两只大大的眼睛对田文亮说。然后点点头，撅起嘴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啊，文亮，就是太软弱了。”

田文亮笑嘻嘻道：“呵呵，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好。”

那天晚上在甘肃，去往某个希望小学的宿营地里，天上点着灯，一盏一盏，月亮和营地里的狗一样冷得抽风。小波全身哆嗦，把头靠在田文亮的肩膀上。星星很亮。那是小波第一次和田文亮靠得这么近。田文亮浑身颤抖，忽冷忽热，犹如打摆子一般。他感到小波的身体很柔软，就像一摊混了水的泥。他听到一个声音轻轻问：“田文亮，你有没有喜欢的人？”田文亮嗓子眼冒汗，答不出来。“我看你是没有的，对不？”田文亮擦擦汗，轻轻道：“有的。”

两年就这么过去了。田文亮和往常一样把两瓶牛奶放到桌子上，就像两年来他做的那样。离上课还有半个小时，田文亮像往常一样摊开书看。过了半个小时，小波没有来。老师来了，开始上课，小波还是没有来。两个小时以后，老师下课，田文亮拨小波的手机，关机。

田文亮失神落魄地走出教室，往小波的宿舍走去。沿途的叶子碰到头上，像一个又一个网球，砸到被掏空的西瓜上，扑通扑通作响。他想起A社在甘肃的那个晚上，天上的灯都很安静，路旁的水很深，只看到河里一片又一片叶子随水而去，也觉得那都是他的。不像在北清大学，在春天的学校里，那么多人，那么多叶子，长得勤勤恳恳。哪个是我的？一眼望过去，却一个也不是，只看到小波从图书馆前面的石头狮子那走过来，牵了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的手。两个人看起来很亲密。那个男生是田文亮同宿舍的兄弟，是上一次学校辩论比赛的优秀辩手。小波的头靠在那男生的肩膀上，笑容像是喀纳斯湖里的水。

田文亮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像一尊雕塑，直到小波和兄弟看到自己。他试图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一些解释，然而他只看到了平静，

或者是惶恐。他望着他们从自己面前走过，慌乱得不知所措。想哭，想叫，却又什么都没做。他把手机掏出来，给小波发过去一条短信：“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他坐在图书馆门前的石头狮子那等回复，一直等到下课，等到晚饭，等到晚自习的铃声打响再打响，等到路人们都散去，因为他实在没有力气起身。他只是在心底里反复吟唱他最喜欢的那首歌：《那些花儿》。

他等到了小波的回复：“对不起，其实我一直都把你当朋友的，你也从没真正说过喜欢我的话吧。谢谢你陪伴我走过这么长久的路。你是一个好人。祝你幸福。”

田文亮的父亲问田文亮有没有女朋友的时候，田文亮就在想这个女人。他觉得，没有一个男生可以像自己那样对一个“女朋友”了，但是那仍然不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想起来小波看《权力意志》时候的表情，想起来自己从来没有那么强烈的意志，要为了爱一个人赴汤蹈火，为了得到一个什么看起来漂亮的、值钱的东西死而后已。他总是像一片羽毛，无所谓地飘荡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然而，他不感到绝望，因为没有时间让他绝望，大三了。“你啊，文亮，就是太软弱了。”他对自己说。

三

田文亮在床上躺了一个白天外加一个晚上，和所有初尝失恋的男人一样，觉着，心里面少了一块肉，这块肉不是别的，是自尊，这种自尊无法找回来，只能淡忘。田文亮是一个恬淡的人，总的来说，他不会特别为了一个东西斤斤计较。小时候，他就一点不反感借了橡皮擦不还的人。他觉得借橡皮擦不还是小事，大不了就是一块橡皮，虽然被人*算不得小事情，但是以此类推，也算不得特别要命的事，毕竟就是两条劈过的腿，就像一对分得太开以致无法再合拢的圆规，不要也罢。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5）

田文亮醒来的第一件事情是思考自己该干吗。这个思考经历了三年的洗礼，到现在还只是一个思考，连构思都算不上，像所有大三的学生一样，他开始茫然。女生们在这个季节普遍开始学习打扮，把直发烫成卷发，把平底鞋换成高跟鞋，尽管她们也许有十二万分的不愿意，却只能接受那种奇特的扭捏作态，作为另一个真正的成年人的开始。那些对自己五官有自信的开始尝试描眉、点绛唇以及各种*，她们就像一株又一株亭亭玉立的苹果树，张开双臂大声喊："熟了，快来摘我！"这句话一半是对那些饥渴地寻找猎物的男生，一半是对那些漫不经心等待猎物的公司说的。各式各样跨国公司的暑期实习、实践横幅拉满了整个校园，深深刺激着这个学校最深广的神经。

田文亮在这一片喧闹里醒来，觉得自己该找点事情做了，然而他依旧不怎么着急。他在网上投了几份简历，石沉大海，就没有再继续。比起找工作，他更想要的是保研，因为他确实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他大一时候的最大希望是当一个学术青年，希望"学以致用"。他学的是法律，很快就放弃了在中国当一个学术青年的抱负。三年的法律学习，让他明白所有没学法律的人都在期盼理想的法治社会，所有学过法律的人都知道那种理想是天方夜谭——恐怕这就是学不学法律的最大区别。

那件事发生后的第二个星期一的晚上，他一个人在宿舍看书，同寝的小A独自回到宿舍，小心翼翼地跑到他跟前，低头耳语："我看到小波跟刘海洋在一起上自习。"田文亮也只是淡淡答应道："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谁跟谁在一起上自习不是谁能够决定的。"貌似这一切不过都是云淡风轻而已。小A吃了一个闷头棍，颇觉无趣，然而又不能够像没头脑那样直接把无趣写在脸上，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有头脑的。

田文亮把头埋得很低，以免自己再被打扰。然而电话响了，傻瓜小A接起电话，然后叫道："田文亮，电话。"那声音很诡异，仿佛是

藏着掖着什么，嘴里面含着什么吐不出来。那一瞬间，田文亮渴望那个电话是小波打来的。他用了整整一个星期培养起来的恬淡、无所谓和矜持，在那一瞬间化为乌有。如果有可能，仅仅是如果??他觉得自己心里有两个小人儿，一个欣欣然地等待这个喜悦，另一个傲慢无礼地给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无耻！他无法分辨哪一个是魔鬼，哪一个不是。他外表平静内心惶恐地接过话筒："喂，请问是谁？"

"是文亮吗？我是小邱，还记得我吗？呵呵。"电话那边是一个女生熟悉的家乡话。

"啊，是你吗？真的是你？呵呵，快四年没见了，还好吗？"田文亮心里一乐。

打来电话的是邱小枫，田文亮的初中同学，因为田文亮读了两届高考复读班，便比他早两年上大学，据说现在已经在北京某跨国公司工作了两年，在同学中享有颇高人望。

"哈哈，老同学好久不见，什么时候聚一聚？"好久不见突然冒出来的老同学、老朋友，总是要设计一些温情脉脉的桥段，以掩盖有事相求的事实。

然而，邱小枫的电话没有让田文亮有这种警觉，反而有一种暖意，不知道为什么，他又依稀回忆起很多年以前，邱小枫从背后抱住他，哆哆嗦嗦走过的三百多米的索桥。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6）

这种记忆怪好玩的。他一边想一边答应道：“没问题，周末见吧。”

记忆中的邱小枫脑后有一根长长的大辫子，垂至腰间，走起路来大辫子一晃一晃，笑起来腼腆，浅浅的酒窝里面好似斟满了月光。十四五岁，是一切都被镶上金边的年龄。曾经有一次，全班组织春游，要走过一条三百多米长的索桥，田文亮站在队伍的最后，邱小枫站在队伍的最前。开始过索桥的时候，邱小枫突然说自己怕晕，于是一溜小跑到田文亮身后，抢占了田文亮倒数第一的位置。田文亮说自己也怕晕，让邱小枫先走，邱小枫嘟起小嘴道：“我偏不。”

田文亮走上索桥的时候，邱小枫也跟着走上桥，跟他仅隔一拳的距离。这时候索桥开始剧烈晃动，田文亮跟着晃动，邱小枫也跟着晃动。田文亮手抓住围栏，刚要回头对邱小枫说：“小心，脚下滑。”邱小枫惊叫一声，整个人从后面圈住田文亮的身体，半带哆嗦半带撒娇道：“好晃啊，我怕。”田文亮分明没有经历过这种大场面，涨红了脸，好似被魏延射中人中的曹操，大气不敢出，只觉得从脚到头一片燥热。邱小枫就这么抱着田文亮，在对岸那些不怀好意观看者的掌声中走了足足有三百米。

在地铁上，田文亮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初中时候的这一幕，觉得伤感又快乐。邱小枫后来先于自己两年来北京读书，念的是管理，毕业以后在一家咨询公司做事。然而到北京后，田文亮一直很宅，而邱小枫一直很忙，几次同学聚会，两人都没有碰到。记忆是最容易被淡忘的，或者说记忆就是被拿来淡忘的，一层又一层的记忆，就像一层又一层积累上去的涂层，最后只剩下斑驳的印痕。今天又见到她，或者说在这种时刻去见她，也算是一种巧合了。想到这里，田文亮心中不由得竟有一丝微微悸动。

四

半个小时的地铁，一个小时的公车，田文亮来到约定的地方，走出车厢。他要去的丽晶大宾馆在公路的对面。

田文亮走上天桥，来来往往的行人挤得他颠三倒四。他正要骂娘，突然在人群中有一只女人的手伸过来，顺势抓住了他的手。正是很多年以前在铁索桥上的感觉，他的手心里顿时全是汗。他就是受不了这个，女人的掌心。

“文亮，还记得我吗？”一个熟悉的女人的声音，正是邱小枫。

这么多年过去，她的声音没有变，然而乡音已改，一口颇为纯正的普通话，那个失去了长辫子的女生，头发烫过了，正睁大了眼睛望着自己：已经不是那个穿着吊带裙的小姑娘，而是穿着职业正装的女人了。那个曾经和自己一起走过一条铁索桥的女孩，不，应该说是女人，此刻又抓住自己的手。

田文亮感到心头一颤，突然有一种失贞的*，却连忙挣脱开来。

邱小枫大笑起来：“老同学，这么多年了，闷骚的作风依然不减当年啊。”

田文亮大声叫起冤屈：“你看你说的，闷就闷了，这骚字从何说起？”田文亮平时在众人面前，口才还是不错的，然而遇到这种釜底抽薪、见血封喉的招数，顿时就失去作用，脸早红了半边。

邱小枫见田文亮不好意思，也就不再硬要去抓他的手，只是领着他走过天桥，去往丽晶大宾馆的大厅里。和每一个熟练的职业女性一样，邱小枫的目光坚定、执着、不容你有迟疑，似乎是在引导她的客户走进一扇又一扇的门。田文亮觉得，自己也是这么一个来自童年的客户。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有过身体接触。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7）

她看田文亮的目光从不躲闪，偶尔头发一甩，笑起来声震寰宇。田文亮心中吃惊不小，觉着眼前的邱小枫和很多年以前那个颇有些羞涩的小女孩，相差太远，自己则像是一个偷家里钱被抓住的小学生，埋了头不敢看她。

“文亮，呵呵，来北京几年，感觉怎么样？有女朋友了吧？今后怎么打算？”邱小枫一口气问了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让田文亮无所适从，觉得自己完全被剥去外套，只有在风中战栗。

邱小枫见田文亮不知所措，也就不再追问。他们二人到得大厅，拣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坐定。邱小枫让田文亮要咖啡，田文亮只要白开水。邱小枫又肆无忌惮地笑起来。

“小声一点，你平时上班都这么大笑？不怕老板骂你是泼妇？”田文亮本性是喜欢开玩笑的，说了几句笑话，又大胆起来。

“呵呵，我说嘛，原来那个田文亮哪里去了？我要你放心点，喜欢什么就点什么，反正今天不是我买单。”邱小枫咬着嘴唇，好像是为他的表现满意。

“那当然，今天应该是我买单，我买单。”田文亮一边说着话一边很诚实地摸自己的钱包。

邱小枫早就盯住了田文亮的这个小动作，又笑起来：“得了得了，你们这些穷学生，我又不是不知道，今天既不是你买单也不是我买单。”

田文亮原本以为今天是私人聚会，也许会有些朝花夕拾的斩获，夜幕底下的耳鬓厮磨，却不曾想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不知道什么来路，脸上不自觉地阴沉了下来。

“呵呵，老同学，不要这么喜怒形于色嘛。其实，今天有一个大人物要引荐给你。”邱小枫故意压低了嗓音。

“什么大人物，对我来说，你不就是最大的人物，今天一路上脑子里都是上学时候的影子，还有什么大人物？”闷骚型的男人一旦打开了话匣子，就是一杆子弹充足的机关枪。

“嗯，此人以前在金河证券工作，后来自己单干，开了一家公司，现在身价两个亿。”邱小枫害怕田文亮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赶紧又加上两句，“去年一年，他就在股市上净赚了两千万。他在京郊有两套别墅，今年年初在亚运村和玉渊潭各买了一套房子，都在二百平以上。”

田文亮一向对金钱不太在意，不太明白两个亿是什么概念，但是一听到两套别墅，身子微微震了一下，听到两套房子，身子又震了一下。

“但是我不明白，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田文亮觉得自己一不投资，二不当黑社会，所以既不能给有钱人做合作伙伴，也不能给他们做打手，何苦凑上去贴人家的冷屁股。

邱小枫又笑起来：“文亮，我很喜欢你这副表情，还没有褪去的学生气，藏都藏不住啊。”被一个女人这么形容，田文亮心里很羞愧，但觉得既然今天人家是做东的，又是女人，虽然没有一点女人应该有的作风，还是要接受的。

“是这样，这个人是我们老乡，四川人，一个人在北京打拼。很强悍的一个人，金融界认识很多朋友，在证券市场上眼光也很毒辣。所以在去年大家普遍套牢的情况下，他还能净赚两千万。”

“哦，这种人的生活我们这种小民是不敢想象的，也只有您这种金融中人才能偶窥知一二。”田文亮被邱小枫的气氛带动起来，似乎也开始“客户”起来。

“呵呵，别跟我来这一套。”邱小枫掩饰不住心里的受用，却觉察不到田文亮表情的微妙变化。他对邱小枫的话无甚兴趣，本来以为的一场老友聚会，变成了一个不明所以的亿万富翁的形象推广大会。田文亮心底深处的文艺青年气质再一次沉渣泛起，叫嚣着要和资本主义价值观一较高低。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8）

邱小枫习惯了与数据和报表打交道，因此除了对上司和客户，对人的反应不甚注意，这时候又说得兴起，全然不顾田文亮的感受：“所以说上帝是公平的，这个亿万富翁虽然年近四十，却还没有结婚。前年看上了一个学生，学表演的，快要结婚了，却携带他的一张五百万的银行卡跑了，让他人财两空。”邱小枫说这些话的时候颇为得意，特意加重道：“我想呢，肥水不流外人田，又都是老乡，想请你帮个忙??”

“哈，我又不是女人，即使我是女人，也是那种嫁不出去的老处女，哪里符合亿万富翁的标准？我看小枫你倒是应该很符合那位亿万富翁的标准，怎不毛遂自荐呢？”田文亮看见邱小枫那副眉飞色舞的样子，觉得好像在饭盒里突然发现半只小强一般，有一种失身已遂的残恨。

邱小枫得意地笑了笑。女人在妄自尊大的时候容易失去理智，她显然把田文亮的这种鄙夷当成是醋意大发的表现，连忙说：“你知道，我这个人还是很念旧的。”又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悠悠道：“不然的话，我还真可以考虑一下。其实，这个老乡也是你们学校管理学院毕业的，他有北大情节，想在北大女生里面找一个伴侣，他托我。除了你，我没什么人可以托付的，所以又想到你。”

田文亮觉得大受侮辱，刚要反驳，邱小枫突然站起身，向大厅外招手。田文亮转头一看，门口处一个看起来三十出头的中年男子，身穿花格休闲衬衫，戴着墨镜，大步走进来。

“您好啊，赵总。”邱小枫迎上前去。

田文亮心想，我倒要看看这个赵总是什么模样。

有钱人总比穷人显得有气质，这句话看似有理。杜甫虽然是大诗人，肯定没有李嘉诚看起来有气质，整天唱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外加饥寒交迫中的老少一家子在风雨中

一字排开，再有才气，再有气质，都变得畏畏缩缩，不堪入目。有钱人但凡有了中人之姿，便有了看人不用看脸色的习惯，而对于亿万富翁来说，更有可以随意转动眼珠，以各种角度看人的特权。藏在墨镜背后的目光好比暗地里射过来的投枪和匕首，让人有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的感慨。

田文亮这么一边感慨，一边看着亿万富翁赵总缓缓步入丽晶大宾馆的大厅，眼前突然浮现出吴宇森电影中白鸽和鲜血同时起飞的慢镜头，而自己就是《英雄本色》里的双枪将，飞身跃起，横向发枪，啪啪两枪先把这个赵总两腿打折，再啪啪两枪把他两手打折，最后一枪爆头，全套动作都在空中完成，最后和赵总的尸体几乎同时平稳落地，再对现场观众的掌声与喝彩报以微笑。这时候，若是邱小枫从了田文亮就罢了，若是不从田文亮，嘿嘿，啪啪两枪也是送上鬼门关。

田文亮最看不惯有钱人装大，此中历史原因可以上溯到解放前——他的曾祖父在除夕之夜被地主逼债，无奈之下上吊自杀，曾祖母在一年后含恨去世。因此“笑富不笑贫”几乎成了田文亮家的祖训。何况最近找实习，各种简历石沉大海，各种潜规则防不胜防，看到资本家恨不得食肉寝皮，哪里还有什么温情与敬意?

邱小枫把赵总接到田文亮面前时，田文亮还沉浸在那种痛快淋漓的想象中不能自拔。“赵总，这就是我跟您说起的田文亮，北*律系的高材生。”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9）

邱小枫说这话时，正等着田文亮的自谦，却没想到这家伙木木地只瞪着赵总发呆。“文亮，这位就是赵总。”邱小枫面色微有不快，暗地用高跟踩了田文亮的脚。田文亮疼得差点叫出来，定神一看，赵总已脱下墨镜，微笑了望着自己。

“田文亮，你好啊。我是赵斌。”赵总左手里拿着一本书，伸出右手来，不由分说把田文亮的手抓在手里。这一抓比邱小枫的似乎还要温暖几分。

这一抓下，田文亮心理上还在挣扎，肉体上却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刚开始的厌恶感顿时少了一半。

三人在沙发上坐下，再各自叫了一杯咖啡。赵斌笑着发话了：“小田啊，确实是一表人才。我说嘛，小枫推荐的人是不会错的。”邱小枫立刻跟赵斌在空气中对视一眼，交换了默契，各自都有一种满足的*。

“小田，我们就开门见山了。我也算是你的老学长，离开学校十几年了。虽然人就在北京，其实也很难得回去看一下。今天见了你，很高兴。”

田文亮听着这番客套话，不由自主地也跟着客套起来：“哪里哪里。老学长，随时都可以回来嘛。”

赵斌把笑容暂时收敛了半分，好似从包扎豆渣的布袋子中挤出少许水分，以保持它的干燥与严肃：“唉，本来不想麻烦你的。小枫刚才应该已经跟你谈过了，我的情况你也应该知道了。十几年了，对母校的感情还是那么深。”说着说着，赵斌眼中浸出泪花来。

田文亮见他这么重感情，想起自己还有一年，也要离开学校，不禁也跟着伤感起来。这时候他瞥见桌子上放的书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突然来了兴趣：“赵总，您也看这个？”

“不要叫我赵总，看得起的话叫我赵哥吧。是的，我是一个基督徒。”赵斌收敛住笑容，拿起那本《上帝之城》，若有所思道：“这本

书我有很多版本，英文的、德文的、日文的。今天来之前我在附近书店逛了半天，看到这个新版本，很喜欢，就买了下来。其实，看了这个，你就知道人活着时的财富都是死后接受审判的罪证。一切都是主的。”

“赵总每年都在教会做很多善事，地震时候回去过汶川。”邱小枫见缝插针地补充道。

“赵总很喜欢看书？”田文亮更感兴趣的，是眼前这个身价两个亿的资本家和自己有相同的爱好，不觉又新奇又得意。

“那当然，赵总在圈子里是有名的爱读书啊，你没去过他家里面，专门有两间房子来堆书。”邱小枫像个媒婆一样忙不迭地推销自己的工作对象。

“逛书店是大学时候养成的习惯。现在除了工作，读书是我最大的乐趣之一，像《十三经注疏》我家里有五套。当然我比不上你们年轻人，那么有精力去读，但是多少还是要读一点。”赵斌说话慢条斯理，但完全不像是已经快四十岁的人。

“小田，其实我第一眼就看出你这个人不错。”

田文亮心中颇有些得意，马上接口道：“赵总，您还是真会看人的。”

赵斌听了这话，脸色微变，叹口气。田文亮虽然知道自己说错话，知道对方有求于己，却有恃无恐，继续说道：“赵总，您的事情小枫都跟我说了，挺遗憾的。”

“呵呵，不谈这些伤心事了，小田，你能帮我的忙吗？其实我这个事情只要求两样，一是保密，二是可靠。我们这种身份的人，都是很低调的。因为你人可靠，才会找你。”赵斌目光中透出极大的诚意，就像楼门口楼长养的猫，看到你手中食物时，眼泪汪汪的两只大瞳仁，望穿秋水地看着你。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10）

刹那间，田文亮感到很沉重。他只道是自己这么平凡的小人物，丢进沙堆里立马不见影子的小混混，自然是应该受苦的、失恋的、找不到工作的、陷入人生迷茫的，没想到眼前这个身价两个亿的人物，他的未来幸福，某种程度上也操于己手，不由觉得人生之无常，自信心也随之爆棚。他觉着，人活着若能拯救一只蚂蚁，就是拯救了一只蚂蚁的世界，若是拯救一个人，便是拯救了一个人的世界。他信的上帝都不能帮他讨到老婆，我却能够。那不是天大的功业？佛祖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若帮他找到老婆，他们两个人琴瑟调和，再生下一个BABY，那是救了三个人的命。这事情有何不可办的?

田文亮想到此节，正欲一口答应，赵斌先徐徐道："小田，我也不会白白麻烦你。我知道你将来毕业要找工作，只要这个事情你帮我办得好，我法律界、金融界还认得几个朋友，应该可以帮得上些忙。另外，这段时间，你帮我办事情，我会把你当普通员工看待，我的员工一个月拿多少钱，我一分不少如数给你。"

田文亮仿佛被当头一棍，打晕在地，却又不是，好似是被天上掉下来的汉堡包给砸个半死，顾不得疼痛，只抱起来就要啃。当下连忙说道："好的，没问题，赵总，这事情包在我身上。"

赵斌笑着拍拍田文亮的肩膀，又是慢条斯理地说："那么小田，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跟小枫都是我的朋友。我这事情具体还有几个要求，一是本科生尽量不要，年龄太小，不懂事。希望是在研究生里面找，当然本科快要工作的也可以。第二是，不要北京本地人，最好是四川人，在外打拼，老乡照应着比较好。第三是，我们这种身份的人，当然是希望老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能够见得人。最后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给我物色人选时候不要透露我的资产，就说是在证券公司工作，有车有房就行，这点尤为重要。切记切记。"

田文亮一听此话就犯了难，富贵人家说女人要见得人无非是要对外雍容华贵，对内温柔贤淑，这本来是自古以来娶姨太太的道理。但自从有新学校以来，特别是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女人的意志颇多超过男人的。什么事情都是比较着来，在北大，有才华的被比得没了才华，没姿色被比得有了姿色，这就叫相对论。既然没有姿色的在这里都比得有姿色，更何况真有几分姿色的女子，在万绿丛中，都是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的。这赵斌虽然有钱，却是老夫少妻，连个戏子都管不住，却又哪里有能力管得住志气宏大的北大女生。能看上他的，无非是看上他的钱，然而他又不想让人知道他有多有钱，岂非自相矛盾？到时候免不得有些苟且的勾当。

田文亮想到此节，颇有为难，但想起那些美丽的许诺，光耀四射的未来就寄托于此，再苦再累都得把血和泪往肚子里吞，便站起来拍了胸脯道："赵总，包在我身上。我这个人，为了朋友，是可以两肋插刀的。"

"文亮，这就对了。听了半天，你就这句话好。"邱小枫脸上乐开了花，仿佛赢得了一个重大战役的胜利。

"好啊，文亮，就拜托了。我这事情不急，慢慢来。另外，我知道你们学校有个鹊桥，我这个人很低调，你可不要在那动土哈。"赵斌说这话的时候面色平静，却是目光严肃，好像直接看到田文亮心里。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11）

“那是自然。文亮，尽量发动你的社会关系，我相信你。”邱小枫禁不住拉了拉田文亮的手。

田文亮艰难地点点头。这人生的第一笔生意，就这么谈成了，却感到身上有如千钧重担。

五

一连几天，田文亮都在脑子里把自己认识的大龄未婚女青年，包括有男朋友的、没男朋友的都过了几遍。他没有放过自己认识的每一个女生，恨不得把大一的包括进来。自从*事件以后，田文亮对女生的认识发生了重大改观。以前，无论哪一个女孩，在田文亮心目中都是青铜做的，闪耀光泽，颠扑不破；现在，无论哪个女孩，都不过稀松平常得像一只纸折的飞机，随时可以扯得稀巴烂。

“女人就是这样的，水性杨花，哪里懂得什么尊严？什么道德？全部是他妈的一群鸡。”田文亮一边这么想，一边重新获得了自尊，同时也获得继续做“皮条客”的理由。内心里，田文亮把做这件事情当成做“皮条客”，很释然。看到那帮平时趾高气扬、满口风花雪月的女人们露出龌龊不堪的本相，这事儿本身就让他快乐。

重获道德优越感的田文亮却没有立马获得实质进展。他首先列了一个表格，包括认识的所有本科大四以及研究生的女生。他原先想直接去问，立刻觉得影响太坏；想要托人去问，又觉得事情太敏感，难保不泄密。田文亮在宿舍里闷着脑袋想了整整两天，没有答案，晕头转向只想杀人。

他闷了两天，吃了两天的方便面。到第三天中午，终于撑不住，到食堂去吃饭。时值用餐的高峰期，拥挤不堪。他端了饭菜，低了头在人堆中乱窜。好不容易找个空位坐下，忽然发现桌腿边上有一个黑乎乎的钱包。田文亮弯腰捡起钱包，翻开，里面有好几张银行卡，夹层里有张一寸免冠照，是一个长发披肩的女生，双眼有神，颇为俊

俏。再往里，翻出来一个学生证，是中文系的硕士姐姐，叫罗馨然的，按照常识判断，应该是住在四十一号楼。他再往里翻，竟然找到一大叠的毛主席。数一数，足足有二十张。

田文亮心想，为什么每次我都遇到帮女人擦屁股的好事情，却从来没有人替我擦过屁股呢？这次，我要不要再帮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擦屁股呢？二十张毛主席，也够我田文亮这种勤俭节约的贫下中农吃好一阵子了。田文亮把毛主席抽出来，放到自己的钱包里，却没有想象的快乐，每吃一口饭就觉得罪孽深重。万一这两千块钱是她急需的呢？万一这银行卡里是她的救命钱呢？万一这个女人不是那么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呢？这无数个万一把田文亮的心压得沉重之极，仿佛一根压满了熟透苹果的树枝，不堪重负。田文亮把钱包里的二十张毛主席如数抽出来，又放回罗馨然的钱包里，如释重负。他把剩下的几口饭刨完，心里长叹一声："文亮啊，你就是太软弱。"

吃完饭，正好下午没课，田文亮来到四十一号楼，却发现楼长不在，半天没个人来，自己也进不去楼。那两千块钱放在身上，让他很不安，生怕自己某一瞬间意志不坚定又给私吞了。他在楼边梯子上坐下，默默等楼长回来。

田文亮憋屈地四目远眺，楼底下车棚里全是自行车，没有楼长的一丝影子。他来得匆忙，手里一本书也没带，等了半个小时也没见楼长来。田文亮站起身，想要四处走动。他走到车棚里，手扶着一列列的自行车，从头滑到尾，又从尾滑到头。田文亮这么滑过来滑过去，似乎忘记了时间，却冷不防一个忿怒的声音："你这人是干吗的？偷车吗？"然后啪的一个耳光拍过来，直接拍在田文亮的后脑勺上，打得田文亮头晕眼花。田文亮猛一转身，大声喊道："你想干吗！"却突然没了力气。眼前这个女生，杏眼圆睁，怒目而视，正是罗馨然。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12）

“请问你是罗馨然吗？”田文亮摸着脑袋问。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罗馨然眼睛比刚才更睁大了几分，像一双欲夺眶而出的牛眼，不过已经让忿怒匆匆谢幕，换了一副吃惊的表情，嘴巴张开来，可以放进去一个咸鸭蛋。

“哦，我是来把东西还给你的。”田文亮说着就把钱包递了过去：“你数数里面的钱，有没有少。”

罗馨然恍然大悟地接过钱包，急急忙忙地翻了半天。似乎发现没少什么东西，长舒一口气。换了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对田文亮道谢：“真谢谢你了。可以留下你的电话吗？”

田文亮心想，做好事应该不留名，即使想要留名也不应该公开说自己想要留名。所以罗馨然越要让田文亮留电话，田文亮越不留，他二人就这么在车棚里抓扯了半分钟，罗馨然突然气不过：“你这家伙狗眼看人低啊，到底留不留？不留的话，滚蛋！”

田文亮觉得当头一记闷棍，他从来没遇到过这么蛮不讲理的女人，即使是这样的男人也没遇到过。哪里有这种反咬一口的道理？简直是目中无人。田文亮心里想我要给她两个嘴巴子，手上却没有一点力气。心里面想老子走就走，又觉得这样就走，太窝囊。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就这样沉默着一张铁青的脸，立在一处，像一根灯杆。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磨磨叽叽的？这又不是什么坏事，是好事。你懂不懂，是好事！”罗馨然两眼通红*，像是《西游记》里的红孩儿，颇有几分童真的可爱。田文亮想到这里，不觉笑起来。

“好吧，你不留是吧，那你走吧。”罗馨然一挥手，转身要走。田文亮连忙道：“我留，我留，我主要是怕麻烦。不就是捡到一个钱包吗？我把电话留给您就是了。”

罗馨然这才把通红的脸恢复了几分白净，喃喃道：“就是嘛，一开始就留多好。”她从挎包里迅捷无比地摸出手机，记下电话，然后冲田文亮得意地一笑：“我说嘛，人不可能老是倒霉的。你叫什么名字？”

“田文亮。文是有文化的文，亮是明亮的亮。”

“我听你说话有四川口音。”

“我听你也是。”

“我就是啊。”

“我也是啊。”

两人相视一笑，各自心里都觉得对方是个傻瓜，怪可爱的。田文亮心头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觉得又罪恶又释然。

六

田文亮在众多师姐中又多了一个师姐，就好像收获众多彩票的人又多获得一张彩票，尤其感到锦上添花。他心中那个邪恶的念头一直在土壤表层以下蠢蠢欲动，每一刻都在呼唤着让它冲破土壤。当它从心底爬出来，他又迫不及待地挥舞大锤，将它锤扁于地。他认为它是一种罪恶。

田文亮回到宿舍，大B和小A正在上网。和所有喜欢在网上YY的人一样，他们在上BBS，和所有没有女朋友和对女朋友不满的猥琐男青年一样，他们在上鹊桥版。但凡看到几张过得去的照片，他们就要大声呼喊几声，然后收藏起来，放到自己的FTP里面提供大众下载服务；如果是遇到不怎么行的照片，照例先是一通底下的痛批，然后再是网上一番揶揄。

大B比较喜欢幼齿一点的，小A则比较喜欢*。但是没有人喜欢淑女。不是说真的没有人喜欢淑女，而是说世上本没有淑女，自然也就没人喜欢一种并不实际存在的事物，大家都很现实。这是大B的解释。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13）

田文亮像往常一样，走到他们跟前，这二人正在翻看一个研究生MM的照片。湖南人，二十五岁，整体感觉还像一个女人。

“这不是地包天吗？”大B评论道。

“什么叫做地包天？”小A问大B。

“地包天你都不知道？你自然不知道天包地是什么意思。我来告诉你。”大B从来不介意别人说他是一个2B，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认识不到自己无知的人都是SB，而他从很小时候就认识到了，因此在这个普遍2B化的时代里，主动承认自己是2B的大B就比很多不承认自己是2B的人要不是那么2B。站在这种高度，大B就有了对各种他认为是2B的事物评头论足的制高点。比如眼前这个二十五岁的湖南MM。

“地包天就是下面嘴唇比上面嘴唇要长一些，天包地呢，就是上面嘴唇比下面嘴唇长一些。上面那部分叫做天，下面那部分叫做地。所以前者叫做地包天，后者叫做天包地。你懂了吗？”

田文亮和小A都觉得这么形容真诚的征友人太刻薄，特别是对一个MM。但是大B摇摇头说：“你们都大错。没有几个女人真正对自己的长相有客观的认识，同时，也没有几个女人对自己在男人心目中到底有几斤几两有客观的认识。她们却又忙不迭地把自己的照片广而告之，让大众来点评，这不是一种很好笑的行为么？”

“那我就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田文亮突然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是幼齿类的，那么可能确实是对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是典型的外表惶恐、内心光鲜。如果是*类的，比如这个研究生MM，那就是对自己有了正确的认知。她这个年龄的，应该是谈过恋爱了，好多还不止谈过一次，却又急于和众多幼齿在同一场合公布相片，暴露自己的弱点，供诸位猥琐男品评，显然有失常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时不我待，急于出手，顾不得那么多。这就

是外表光鲜、内心惶恐的典型。对前者下手，往往是一场拉锯战，阵地会反复易手，她也绝对不止鹊桥这一个阵地；对于后者，就是一场决战，堂堂正正的阵地战。若是感情上受过伤的，更是有可能被势如破竹，一举拿下。”

田文亮听了这话，又振奋又慌乱。振奋的是，大B的话给了自己新思路，即寻找感情受挫、急于出手的大龄女青年下手，关键在于确定人家是否感情受挫，是否属于迷茫期。慌乱的是，不知道怎么满脑子都是罗馨然师姐的样子。

罗师姐约田文亮下周一看《非诚勿扰》，他矜持了半天不敢接招，不知道是个什么态势，想起大B和小A的那番分析，莫非这也是一种决战前的号角？田文亮想要婉言谢绝，提议看个《金刚葫芦娃》这样怀旧类情趣动画比较合适，罗师姐大肆嘲笑田文亮童心未泯，傻得像幼儿园大班刚刚出炉的大孝子。

田文亮忐忑的心里没个着落，只小声说：“要不然到时候再说，说不定您到时候又有别的什么事情。”

田文亮这个人颇为教条，以为《非诚勿扰》这样介绍*和反*经验的电影只有男女朋友或者倾向于成为男女朋友的人才可能去看。他虽然怀疑罗师姐有将自己变成准男朋友的动机，但还不确定，因为这点不确定，所以尤其不确定自己是否也想把罗师姐化为准女朋友。自从被小波大忽悠了以后，田文亮对男女问题的口号是：“你不爱我，我不爱你。你若爱我，我必爱你。”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是上了双保险，去除了被*的可能。然而，他田文亮又不是罗馨然肚子里面的蛔虫，哪里知道人家心里的事情。纵然一个眼神，一个笑容，一句玩笑，不过是转瞬即逝，无法落实。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14）

如果罗师姐对自己没有意思，似乎反倒还是一件好事，他可以试探一下罗师姐对赵斌这件事情有没有兴趣。研究生，女的，漂亮，又恰好是四川的，只是脾气稍微有点火辣，但是人无完人嘛。田文亮计议停当，就准备和罗师姐一起去看《非诚勿扰》。

自从被小波害了，他便觉得普天之下没有一个女人不是心机深藏。为了对付这种心机，他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心机深藏起来。

田文亮终究和罗馨然去看《非诚勿扰》。门口很拥挤，他跟罗馨然被挤到人堆里，像是掉到长江里面，漩涡一个又一个牵连不断。田文亮的衬衫领子上全是汗水，被浸得发黄。他晕头转向，几乎是被罗馨然提着衣领给领进了大讲堂。讲堂里黑压压一片寂静无声，却似乎比开学典礼校长讲话时人还多。罗馨然的速度永远比田文亮的快半拍，他刚要掏出手机照明，看一下排数，罗馨然已经连拖带拽把他拉到指定地点坐下。

没等田文亮长舒一口气，电影开场了。这时候，罗馨然从挎包里拿出两瓶康师傅冰红茶，一瓶给田文亮，一瓶给自己，得意道："门口检查的不让带水进来。"

葛优葛大爷出来没几分钟，田文亮就乐了。他觉得自己除了头发和肉比葛优多一些，还是和他有些像的，所以看到他就有点照镜子的感觉。罗馨然见他一个人傻乐，问他干吗。田文亮就把这句话在手机上打出来，递给罗馨然看。罗馨然乐了半天，便开始数田文亮的头发，末了，也在手机打了几个字，递给田文亮："屈指可数"。

银幕上和银幕下的气氛都在欢快进行中，田文亮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黑暗中，他仿佛感到罗师姐的呼吸急促起来。田文亮这时发现，罗师姐的左脸朝向自己的右手那一面，似乎有个小黑点。他凑上去，壮着胆子轻轻一吹，没吹掉。见罗师姐没反应，直接拿手去弹，却被她转过头瞪了一眼，于是收住手，不敢有所动作。

田文亮心里正美得不行，突然兜里手机响了。拿起来看，却是邱小枫发来的短信：“文亮，在干吗呢？”田文亮下意识偷看了下黑暗中的罗馨然，正投入剧情，笑得不行。他微微侧过身，回复道：“在图书馆上自习。”自有手机以来，短信就逐渐取代通话成为手机的主要功能，可见也是与时俱进的需要。

邱小枫回道：“哎呦，怎么这么爱学习呢。不是旁边有美女吧？最近忙不忙，恐怕都把老同学忘了吧？”田文亮连忙回道：“美女倒是有几个，但是都不如你美。我就是把我老爸老妈都忘了，也不敢把您姑奶奶的事儿给忘了。”

手机短信声音很大，罗馨然回头看了一眼。田文亮做贼心虚，连忙把手机调成振动。

“鬼人，事儿难道比人还重要？下周末有空吗？”田文亮这边刚刚轻薄得手，突然来了劲头，反正借着黑暗，谁也看不见谁，便大着胆子再给回了一条：“我心中，您最重。粉身碎骨浑不怕，敢叫小枫换老公。随叫随到。”

邱小枫显然被这句话逗乐了，回复得尤其畅快：“哈哈，你这家伙倒是越来越无耻了，硬是阴到骚哈。下星期我打算去温泉泡澡，你有兴趣去没？”

田文亮突然从刚才的兴奋中醒悟过来，踌躇了半天，努力打上几个字：“应该没问题。”却迟疑了半天没发过去。

那边邱小枫早等不及了：“到底去不去，回个信儿，不去我另找人。”这一下间不容发，田文亮只得轻轻一按，看到“信息已发送”几个字，心中又欢喜又忐忑。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一部分（15）

“你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罗馨然觉察到旁边动静很大，转头问道。

“没什么，助教发短信问我作业啥时候交。”田文亮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矛盾万分，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谎，却有得救的侥幸。

葛大爷的片子确实好看，教育意义深刻。灯亮起来时候，全场一片掌声。田文亮正要看罗馨然表情，却见她眼眶全红，眼中春水盈盈，好似刚刚卸了一半妆的梅兰芳，梨花带雨得可以。

田文亮心想，莫非她知道我刚才游刃有余的手段？心下惆怅，又想趁她心中迷乱之时，借机轻薄，便拿手去擦她眼睛，笑道：“好好一个罗师姐，怎么成了一个水世界？”罗馨然连忙把他手摆开，轻轻道：“没事儿，你别管我。我是想起一个人了。”

田文亮刚想问“想起什么人？”，立刻在心里给自己一个嘴巴子，这还用说吗？什么人能让这个油盐不进、刁顽泼辣的罗师姐梨花带雨呢？田文亮心头一惊，想起来到现在还没问过罗馨然有没有男朋友。自己这种一厢情愿的先斩后奏，极可能中了日本人自杀式冲锋的十面埋伏，万一再有个闪失，我田文亮岂非万劫不复？

田文亮正踌躇着要问个究竟，罗馨然抢先道：“文亮，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有些事情，我现在还不想说，等时机成熟了，我自然会对你说。”罗馨然掏出纸巾，把眼睛上、脸上泪水全都擦去。

田文亮如坠云中，上不能攀天，下无法入地，空有一条舌头，却一国语言都记不起来，只把嘴撅成一个小山丘，横着眉毛不说话。罗馨然见状，不禁又笑，拍拍田文亮额头道：“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了？呵呵，走吧，送我回宿舍？”

田文亮原来还为罗馨然扼腕，觉得这婀娜多姿、饱经风霜的师姐如此轻易栽在自己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爬虫、小角色手里，太对不起观众，更对不起良心。却没想到，罗师姐几个泪眼，几句似有似无的

闲话，便把“太阳出来喜洋洋”，变成“像雾像雨又像风”，把个刚刚以为脱离苦海、欢呼庖丁解牛之游刃有余的田文亮，陷进新一轮的“云深不知处”中。

田文亮跟罗馨然一左一右，走在通往罗馨然宿舍的路途上。两人各怀鬼胎，一言不发。田文亮见罗馨然一直眉头紧锁，试图缓和一下气氛：“师姐，最近法源寺的丁香开了”

“看过了。”罗馨然好似早有准备，轻轻一弹，将田文亮硬生生挡回。

说了半截的话，就像吃了半截的鸭子又得吐出来，本身就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更可怕的是，阵地没有守住，进攻还得继续，这叫做进攻进攻再进攻，以进攻换取最大的防守空间。田文亮心想，已经退无可退，背后就是莫斯科了。

他们走到一棵桃树面前，田文亮如获至宝，连忙指着树上桃花：“你看，桃花也开了。”罗馨然凑过去，只将头搭在树枝中，满头长发纠缠，遮了半张脸庞，望田文亮笑道：“丁香在哪里？”

田文亮左手虚指空中，接道：“在那丁香盛开的地方——法源寺。”罗馨然身子一扭，转了一圈，直接转到田文亮身后，叹一口气，用一口杂交过的京剧唱腔道：“法源寺，看尽长街已无花，奈何奈何？”

田文亮觉得心头无数蚂蚁乱咬，只想两个耳光把个罗馨然打成红叶，再送到香山盆栽，却实在是下不了手。心理发育上正处于青春期后期的田文亮急需要一次感情上的胜利，至少是局部的胜利，才能挽回局面，挽回自尊。没想到正如国军面对我军的阻击，前锋推进到黑山，却再也无法前进半米。他原以为罗馨然已经是强弩之末，只几下兔起鹘落，便可以手到擒来，却没想到女人也有越挫越勇的。罗馨然虽然外表光鲜，内心却并不惶恐。

从大讲堂到罗馨然宿舍不过几百米距离，田文亮却好似重走了一趟西天取经路。唐僧是有犯错误的可能坚决不能犯错误，田文亮是没

有犯错误的可能坚决要犯错误。于是，前者成了正剧，后者成了悲剧。

面对罗馨然的镇定自若，田文亮又恢复了青涩本相。他觉得女人是水做的，而自己是一个漏斗，永远也抓不住一滴水。即使碰到的，遇见的，也都是逝者如斯，过眼云烟。

他把罗馨然送到宿舍门口，长长叹口气："好吧，罗师姐，我认输了。您回去吧。"田文亮在心里一声长叹，觉得自己又成了一个大马猴。如果只是一个人的大马猴也就罢了，却不想连续成了多个人的大马猴。更何况，有的大马猴满足于大马猴的地位，不会想去做一个人。自己虽然变成一只大马猴，却还千方百计想做回一个人，获得一个人的尊严。

"文亮。"罗馨然叫了一声。

田文亮不回头。

"文亮。"罗馨然又叫了一声。

田文亮还是不回头。

"文亮。"

田文亮回头了。他知道事不过三，这下子面子算是保住了。然后他转过身，距离罗馨然有两米远。他看到罗馨然在黑暗中瑟瑟发抖，看到她眼睛中有泪水，看到她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憔悴。田文亮想要冲过去抱住她，不让她有机会说什么，却没有这个勇气。

"文亮啊，你就是太软弱。"这个当口，田文亮对自己说。

"田文亮，我叫你呢。田文亮。"罗馨然大声在空气中喊，田文亮不知道该怎么办。

"田文亮，明天一起去上课吧。"罗馨然笑道。

"上什么课？"

"上你们学院的课啊。"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我喜欢上！”罗馨然说完这句话，回转身，一个人走上楼去。

她摸出手机，把原来的静音状态再调成正常。她没有把今天晚上看电影时收到的二十多条短信删掉。这时候，手机又响了。她打开短信，看到这几个字：“就让一切随风吧。”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1）

田文亮在罗馨然身上，先是尝到了从未有过的*，马上又陷入新的奴隶一般的困惑中。他原以为，罗馨然的主动、让自己随意轻薄，便是一种露骨的讨好卖乖，没想到，自由社会既然不禁止一个未婚女人对一个未婚男人讨好卖乖，自然也不能禁止她同时对另一个男人藕断丝连。

田文亮老是发觉女人的心，是自己捉摸不透、拿捏不准的，却不知道，女人从来不可能被人拿捏得准，连她们自己对自己也从来拿捏不准。

大B常对田文亮说："耍朋友先要肉挨肉，然后才能心挑心。没有肉挨肉，心挑心也是假的；一旦被别人肉挨肉了，这颗心也就臭了。"

田文亮却坚信，男女之间先要心挑心，然后才能肉挨肉。看电影时的小小轻薄，在田文亮看来已经是做人的极限。情报不明的情况下，却万万不敢深入敌后。和所有没有经验的新兵蛋子一样，他希图预知结局的稳妥，把所有危险的系数，都化为零，却同时把制造机会的可能，也通通拒之门外。

一个人回到宿舍，田文亮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觉得女人这个东西，太不可思议，自己只是腔肠动物，一张嘴管进出；却不想，女人都是海绵动物，不知道嘴，到底长在哪里，还是，哪里都是嘴，因此更没有真正的嘴可以入手?

罗馨然并不如田文亮开始看到的那样外表光鲜。田文亮看到罗馨然脸上的黑点，是一颗痣，却给了田文亮逾越雷池的勇气。罗馨然不经意的表情，似乎也像一颗痣，给了田文亮可乘之机的假象。

看电影时候，罗馨然自然也没闲着，她把手机调成静音，和前男友收发了二十多条短信。田文亮不知底细，以为只有自己懂得利用手机，两头作案，却不知道科学并无国界，手机也不分主人，谁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罗馨然的前男朋友比她要低一个年级，追她的时候自然也是轰轰烈烈、蔚为壮观，少不得鲜花美酒、甜言蜜语，一句话：拉风啊。

女人喜欢把精心营造的格局误解为自然而然的流露，比之野花的自然淳朴，更喜欢绢花的精致完美。那人除了有一米八〇的个头，长得像一根风中之烛，还有一项特长：在无话可说时，便会沉默不语，代之以漫长的微笑。越是长相讨巧的人，越能够用沉默来掩盖自己的无知，所以圣女的沉默必然是意味深长的，长相猥琐者的沉默多被认作是无言以对。罗馨然特别喜欢那种不明所以的沉默微笑，她以为她懂得这些微笑的意义，却不知道，语言的沉默，让她只有机会去关注沉默的皮相——一米八〇的身高毕竟有物理上的优势。

罗馨然本不喜欢这个看似*的家伙，但年轻的女人往往经不起这种死心塌地的沉默。罗馨然为摆脱这种沉默，正色告诉小男生："我初二时候就已经不是处女。"这个深藏多年的秘密，是罗馨然内心自卑惶恐的源泉，却又被自己认为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凡是那些接近自己的陌生人，都要拿出这个试金石验一验——罗馨然以为，他们要么被自己的秘密吓退，要么为了爱勇敢面对。

毕业那阵，罗馨然正在申请出国或者保研的两难中矛盾。若是出国，小男生成绩太差，成天只知道打游戏、看电影，哪里有什么比翼齐飞的可能。若是呆在国内，那家伙保研还是成问题。

罗馨然的成绩在全年级排名第一，奖学金拿了无数，更兼长相甜美，上下领导老师，无不关心。她为了成全爱情，申请保研，又使出浑身解数，打通上下关节，要为小男生保研铺平道路。世上的事情，凡是涉及人情世故之处，就多了一些拉灯的勾当；凡是多了一些拉灯的勾当，便少不了有漂亮的女人。这点，无论在喧闹的中关村，还是在看似平静的大学校园，无不如是。罗馨然自然没有被人拉灯，然而，语言上的卖乖，身体上的讨巧，眼神上的勾兑，却是题中应有之义。罗馨然受了许多委屈，挨了不少闷棍，千方百计从潜规则的漩涡里面保得性命来，为小男生保研铺平了道路。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2）

却不想，自己两个最亲近的人搞到了一起。

太优秀的女人，她的优秀对他的男人来说往往是一种致命的武器。越优秀的女人，越喜欢把各自的男人作比较。女人是男人的名片，男人是女人的面子。世俗社会让我们依赖别人的目光生活，自己的身高取决于别人目光的高低。在旁人的目光中，小男生一米八○的物理身高，在罗馨然面前，越发显得渺小。为了拉近这种心理上的距离，获得内心平静，罗馨然内外兼修，一边为男人的事业铺平道路，一边锁紧他的后脑勺，让他奋发有为。

和一切志不大、才也疏的男人一样，小男生把无形的压力变成深藏内心的怨气。在这所女人往往不输于男人、甚至事事要和男人争强好胜的大学里，这种积怨的深厚似乎是命中注定。

罗馨然的崩溃是在情理之中，这个无比优秀的女人，被一个无比顽劣的男人*了；而这个无比顽劣的男人，选择的*对象是她无话不谈的闺蜜。男人被女人藏在心里是拿来爱的，闺蜜被女人藏在心里是拿来当垃圾桶的。所有虚荣的言论，无聊的话语，正如在大报正版无法刊出，却可以充实花边小报的八卦新闻、新鲜荤段子一样，可以充实闺蜜这个绝好的容器。这样一个垃圾桶，取代了自己的位置，而自己却成了一个真正的垃圾桶。

整整一年，罗馨然都在苦苦哀求，希望破镜重圆。付出太多，便难以割舍。女人尤其是为了那一张写满虚荣、伪善的画皮生活，当画皮撕破、谎言揭穿，所有海誓山盟都变成反讽的材料、自戕的匕首，一刀一刀扎在心里，让人死不了，也活不成。

罗馨然见到田文亮的时候，觉得这人傻里傻气、无比搞笑，紧绷的神经随之瓦解。就像找到了一个新垃圾桶，可以随意倾吐。世间实在没有几个人能够和自己的梦中情人完全重合，因此，人对人的喜欢

都是在不经意间完成。罗馨然却不敢承认这种喜欢，正如田文亮也不敢承认这种喜欢。

若是承认了这种喜欢，便意味着与过去的诀别和新的开始，意味着把伤痛搁置，化为乌有。然而，那部《非诚勿扰》，刺痛了这个女人的心。她太痛苦，以至于无法再辨别快乐的味道。

在此时罗馨然的眼里，田文亮不过是众多和她有过瓜葛的猥琐师兄中的一员，唯一的区别是，他幼齿得可爱，无须防范，别具一格。

罗馨然把前男友发的最后一条短信调出来，在被窝里看了半天也舍不得删掉。泪水湿透了被。

田文亮和罗馨然同上一节讨论课。这节课本来是研究生的讨论课。田文亮知道罗馨然上，于是也屁颠屁颠跑过去，大摇大摆坐在一堆博士和硕士中间，顾盼自得。

罗馨然在田文亮对面的椅子上埋头发短信，显得不知道田文亮的存在，田文亮因此越发知道罗馨然的存在。此时，田文亮不过是罗馨然诸多可能中的一个，罗馨然不过是田文亮正餐之外的甜点。二人两下无话。

罗馨然身边坐了一个满脸堆笑的师兄，脸浮肿得像一个注水猪头，在田文亮的眼里，则是一只想天鹅肉想疯了的癞蛤蟆。田文亮想，我是男人，我有头脑，尤其不能用下半身思考问题。他于是不把正眼看罗馨然，只把眼睛的余光瞟她。猥琐师兄和罗馨然交头接耳，罗馨然巧笑嫣然，不时掩面嬉笑。田文亮把头埋得低，装作不知道罗馨然的存在，却还是用眼睛的余光去瞟罗馨然。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3）

他在余光里看到隔壁一个男生递了一张纸条过来。猥琐师兄眉头一皱，不想理会那男生。那男生直接越过猥琐师兄，把纸条传到罗馨然面前。罗馨然嘴角轻轻一笑，把那纸条展开，目光又是得意，又是鄙夷。

田文亮全身冒汗，再也按捺不住，立马给罗馨然发过去一条短信："您收到啥条子了啊？貌似很得意。"罗馨然看了看短信，仿佛是看到一团空气，直接扫进垃圾桶，不再理会，只依旧和猥琐师兄眉来眼去。

田文亮在心里长叹一声。若是从前，他必定冲上前去，从怀里掏出十七朵玫瑰花，跪到罗馨然面前，深情款款道："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未成年时候的样子。"女人希望别人把自己年龄说小，正如男人希望把自己年龄说大，皆为提高心理上的价位。

田文亮把手机翻来覆去地看，把罗馨然发的所有短信翻来覆去地看，直到看得眼睛发酸发胀，不能再看。他偶尔抬头，发现对面的丑剧还在继续，就赶紧低下，默不作声。他想，这莫非就是冲动的惩罚？邱小枫的温泉也正让自己*难浇，势成骑虎，不得不上。只想给自己来一个耳光，骂道："你个蛋疼的。"

田文亮整整两节课都在左右互搏，他想主动迎上前去，却怕热脸贴到冷屁股上，成了众多猥琐师兄中的一员。他盼望罗馨然有所表示，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个招手，都可以让跑道上蓄势待发的田文亮冲向终点。可惜罗馨然一点也不理会，不作出精神上的声援，更没有行动上的支持。

下课，田文亮垂头丧气地看罗馨然和师兄继续说笑，似乎没有结束的意思。明白自己完全是一厢情愿，只恨罗馨然水性杨花，觉得心被人钉在案板上，自己做了一条任人宰割的鱼。

他来不及收拾好东西，腋下夹起两三本书，提了书包就走人。校园小径里飒飒风动，仿佛每一片叶子都做了罗馨然的头像，从上往下俯瞰嘲讽自己：田文亮，你这个贱货，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打起美女师姐的主意，不是与众多同样图谋不轨的师兄为友？

田文亮想不到，这众多猥琐师兄的下场也许并不比自己美妙，到头来毕竟还是自己的朋友，而非敌人。

八

恋爱本来是一种变态。都说活到老，学到老，吃到老，睡到老，很难有爱到老的。常人若是年年恋爱，月月恋爱，天天恋爱，精神分裂便是常态了。

田文亮没想到罗馨然心里有这许多挣扎，更没有想过要精神分裂，所以日子还得照过。

他听罗馨然那一句“我想起一个人”，就知道她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方面有些自讨没趣的尴尬，一方面又有了道德上正确的砝码——她自然心里无我，或者说不只有我，那么就可以顺水推舟，介绍给赵斌，郎财女貌，天作之合；何况现在她有如此多可爱的师兄相伴，多一个、少一个无伤大雅。想到此，更觉得自己是君子成人之美。

于是，田文亮依旧朝九晚五地上课。不像海子那样面朝大海，他面朝现实，关心五谷和蔬菜，尤其担心自己的“金字招牌”不能够名副其实，惹来耻笑。田文亮老家大娘舅在农村，从十年前就开始挂牌营业“小康户”，虽然大娘舅家人均月收入远远不足八百，但越是冒牌的越是要挂牌。真正的小康户自家有小洋楼、新家具，小康是写在脸上，无须再挂上“小康”二字；反倒是住平房、吃小菜饭的人家，要提前挂上“小康”二字，以示名副其实，东施效颦。同理，田文亮虽然还要靠家里人养活，但是自考上大学以来，就理所当然被提前挂上“高级白领”的金字招牌，好比一张空头支票，却明里暗里成为父母兄弟茶余

饭后招摇显摆的一种谈资。到得大三，这张支票需要兑现，父母自然特别关心毕业的去向。金字招牌虽然提前挂起，田文亮却心知肚明，招牌底下连狗肉也无，完全是一出《空城计》，不由得时时警戒，莫要辜负家乡父老的殷切期望，出人头地，光耀门楣。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4）

若是那女人，只需用自己脸蛋做金字招牌，便可以轻松拥有打开男人百宝箱的钥匙。偏田文亮是个男人，白面书生，也不十分壮大，傍不了富婆，只能被女人甩，因此少不了郁闷。他保研看来是没戏，找工作想来也不能称心如意，一旦毕业，这块提前纸糊的金字招牌恐怕要露馅，于是整天唏嘘不已。

田文亮虽然讨厌北京的喧嚣，讨厌公司里工具化的流程与办公室潜规则，却不得不抓住北京，抓住一个足够糊口的公司，最好有一个北京户口，以示与满公交车农民工的区别。待在北京，即使穷死、饿死，也好过在家乡人面前当场砸破金字招牌的惨淡。中国人爱面子，两千多年前就是如此，君不闻“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没有钟鼓玉帛，再好的招牌也是空的。留在北京，在田文亮看来，就是图一个面子，一个身份。

田文亮被这块沉重的金字招牌压个半死，天天忙着在网上填简历找实习。所有公司的网上简历都千篇一律，好似互相打小抄的作弊学生，却偏偏都要问一句废话：“你为何要选择本公司？”田文亮整个春天都在填写各种无聊的简历，正如当年海子整个春天都在忙于填写各种无聊的诗句。不同处在于，海子看田文亮无聊，田文亮看海子无聊，共同无趣。简历的存在也是一块招牌，这块招牌贴在脸上，各人都手忙脚乱地往自己脸上贴金。于是一个学院就可以有两个学生会主席，一个年级可以有三个年级第一，一次辩论会有四个最佳辩手。所以很多公司在最后要让你加一句：以上信息，保证真实。考虑到人性的不可靠，更多公司在后面还要求加上“证明人姓名及其联系方式”。一场求职的战争，就是一场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人间喜剧，直让无数人内心的贪婪、自私、惶恐、机巧都沉渣泛起，如同鹅毛大雪，飘扬千里。

田文亮往自己简历上填了三个头衔，学生会副主席、副班长、辩论赛优秀辩手。副主席、副班长可以一职多设，即使撞车，也可以理直气壮，优秀辩手可以成群结队，更无从查证真伪。但是各科成绩实在无法见人，还有两门挂科，分别是“毛思”和“邓论”，这或许成了田文亮的死穴。身边的人天天接到通知面试的电话，紧锣密鼓地穿戴整齐，把借来的正装糊里糊涂穿到身上，便呼五喝六，前去接受最初的审判。盖大公司的面试都不止一轮，享受末日审判也是一种特别的荣誉。独田文亮连享受初审的待遇也无，更没有享用最后枪毙的福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田文亮两手空空，欲哭无泪，哪里还有什么心思风花雪月？

大B见田文亮心浮气躁，宅在宿舍里，一天要上十几趟厕所，便给他一盘《金刚经》光碟，让他听梵音解闷，暂时忘却人间的烦恼。田文亮除了填写简历，就把耳塞戴上，在梵音中寻求想象中的另一个声音，仿佛这个声音可以给他带来OFFER，带来解决女人的法宝，带来人生的幸福。

不成想，耳塞里极乐世界的声音却掩盖了手机铃声。晚上熄灯时，他除去耳机，拿起手机看看时间，却发现有三个未接电话，都是陌生来电。要是换了平常，早弃之如敝帚，但今日，即使是有一万个人体炸弹，也要从中刨出一个不是的可能来。他连忙拨回去，嘟嘟没人接。突然想起已经是凌晨，只有挨到明天才能再打。只得把电话放下，压抑住兴奋的激情，好比包办婚姻底下披着红盖头刚入洞房期待新郎的新娘，又忐忑又害怕：这个从未见过的郎君，是美是丑？是可爱是变态？总而言之，田文亮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清早，便把电话打过去。一个女人的声音。原来是一家著名咨询公司的HR，通知他去参加面试。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5）

于是匆匆跟大B借了一套正装，走出门去，发现刘海洋也正一身正装，匆匆走出宿舍。两人对视一眼，各自无话，直奔公交车站而去。二人在同一地点，上了同一趟车，又在同一地点下车。田文亮心中一惊，莫非今天遇到冤家对头了？他二人一路无话，却径直奔往一个方向，一栋大楼，一部电梯，一个楼层。刘海洋一直面带微笑，像看一出加长版肥皂剧般平静地看田文亮。倒是田文亮不知所措，羞涩得脸红脖子粗。到得那家公司的楼层。田文亮如蒙大赦，抢出电梯，直杀奔前台。在这时，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文亮，怎么是你？"

田文亮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邱小枫。

邱小枫抱了一大堆文件，惊讶地望田文亮笑。女人惊讶的笑大都是一种刻意，用惊讶来掩饰或者增强喜感。邱小枫笑起来，正好露出前排四颗牙齿，不多不少，虽然有些做作，兼让人想起啮齿类，依稀可辨的小酒窝却仿佛仍然盛开在十四五岁，将田文亮的古道热肠逗得春心荡漾。

田文亮正要夸赞几句，以示老同学的鼓励，暗示准情人的殷勤，邱小枫却突然凑到田文亮身边，伸长脖子，几乎是咬着他耳垂，低声道："装作不认识我。"一股颇浓郁的女人的温婉气息直灌入田文亮左耳，冲破肉体阻隔，直穿过右耳而出。田文亮几乎站立不稳，如同坠入温柔乡中不能自拔，早忘记自己此行的重要意义，却只记得刚才那几个字："装作不认识我。"

这时，前台小姐和刘海洋几乎同时出现。田文亮立刻摆正身体，而邱小枫也一脸严肃，对前台小姐说："这位先生也是来面试的吗？你把他们两个都带过去。"然后一路蹬蹬蹬而去。田文亮见邱小枫严肃认真有如隔世，咬住嘴唇，使出吃奶的劲儿才没笑出来。

刘海洋和田文亮走过一间可以装五六个人的会议室，空的，没人。再走过一间可以装七八人的会议室，还是空的，没人。田文亮心里暗喜：来面试实习的人果然少很多，我有戏。和大部分世间的凡人一样，田文亮习惯从同情弱者和仇恨强者中获得力量。因此，他当然要偷看刘海洋，只见他一脸深沉，看不出什么破绽。

正寻思间，前面领路的小姐说道："到了。"透过玻璃门，却见房间里面足足坐了有十好几个男女青年，全部都西装革履，四下里不停张望。田文亮差点叫出来，不就是个实习吗，你们还来干吗？回头看看刘海洋，还是一如既往地玩深沉。前台小姐把田文亮和刘海洋领进去，二人在靠门处拣了位置坐下。会议室里很安静，每个人都在静默中祈祷，好像进入了基督教的祷告室。

大凡公司的面试，尤其是群面，跟乱世大战仿佛，先出头的先死，强出头的必死，不出头的等死，都是死，孰死孰不死？想起朱元璋打天下的方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田文亮虽然不能自觉自愿地执行这些方针，但是第一眼看到邱小枫率领两位男面官进场，心中就踏实了三四分，不多说话，只望着邱小枫笑。旁人看到田文亮笑得如此真诚温暖，都以为他亲和力太强，殊不知这真是峥嵘岁月陶冶出来的亲密无间，非卖品。

一男面官问起关于汽车行业的问题，一小帅哥突然自报："我和朋友开过一家汽车公司，觉得日韩系还是有区别的"邱小枫冷冷打断道："你都自己开公司了，还跑到这里面试干吗？"顿时把个小帅哥打得满地找牙，不敢言语。田文亮暗自庆幸，自己低调得及时。不多一会，但凡早出头、强出头的都被邱小枫一顿炮轰给轰下去。刘海洋却自信满满，依旧抢答如故。当然，邱小枫没给他好果子吃，等他大论完毕，突然慢条斯理地冒出来一句："你刚才的分析说细节决定一切，但你给我的简历上有两个错别字。要是你以后给老总的报告上也有错别字，该怎么办？"把个兴致勃勃的刘海洋噎得半天无语。田文亮心里乐得如骑上二踢脚，有一种鸡犬升天的飞跃感。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6）

早出头、晚出头的都死掉了，终于轮到不出头的发言。邱小枫转头问田文亮：“现在咨询行业普遍不景气，你怎么选择这个时候来实习？”田文亮老实回答：“第一，我对这个行业还不熟悉，想通过实习多学习一些东西。第二，一切事情都是要低进高走，不景气，进入门槛低，也许更是一个机会。第三，我相信市场不会永远疲软。”邱小枫微微点头，继续问：“你对期间的薪酬待遇有什么期待？”田文亮心想，能够混口饭就不错了，于是脱口而出：“两百。”三个面官都睁大眼睛，邱小枫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你再说一遍，多少？”“一天两百。”田文亮这才淡然一笑。“呵呵，不错，你很诚实。”邱小枫左右回视两位面官，两位也是一笑。

一面就这么结束，各人忐忑不安回去等候初审结果，只有田文亮有了盘古开天地般的成竹在胸。

刘海洋来去都很深沉，但走的时候眉间多了一份不屑。田文亮和他面试完毕，还得一路回去。两人站在同一部电梯里，刘海洋昂着头，看天花板，田文亮埋着头，看地板。走出电梯的时候，刘海洋突然冒出一句：“吃软饭。哼！”然后扬长而去。

田文亮不得不赞叹刘海洋是人精，人精中的人精，*人精，他被刘海洋挖墙脚是该。不过却也有半分得意，饶你奸似鬼，照样吃了小枫的洗脚水。田文亮好像站在世界的中心大声呼喊：田文亮，你也有今天！刘海洋，你也有今天！很多天以来压抑的惶恐、彷徨、屈辱，仿佛顷刻间烟消云散，只剩下一个冰清玉洁的新世界。

正遐想间，忽然收到短信，一看是邱小枫：“回去给我短信，我给你宿舍电话。”那几个字真如蜜糖一样，帮着田文亮战胜了取经路上的一切魑魅魍魉。

九

许久没有找到的自尊，就像失散多年的孩子，突然被好心人给送到怀里，田文亮自然是涕泪交流，感恩戴德。他把邱小枫当作再造父母，恨不得爬上去舔她那脚丫子。不，那脚丫子在如今的田文亮看来，早已经香甜可口，幻化为他最爱吃的麦当劳甜筒冰淇淋。这种车祸中得救的感恩、彩票抽中的*，混合了雄性荷尔蒙的强烈冲动，让田文亮恨不能把邱小枫一把抱在怀里，只把积攒了一万年的唾液，连同崇拜、爱意、兴奋，都注入那小小的口中。

他回到宿舍，见刘海洋、大B、小A都不在，便直接给邱小枫打过去电话。心中自顾自遐想，下个星期的温泉洗浴，原本还有些犹豫，现在即使是报恩，也有充足的理由。这个澡，非洗不可。田文亮一边拨电话，脑海中一边浮现出鸳鸯浴的镜头。水平如镜，他二人互相搀扶，身上披着浴巾，有如牛郎与织女，缓缓步入云蒸霞蔚的温泉中。四下里一片寂静，田文亮深情注视邱小枫那一双秋水盈盈的大眼睛；邱小枫郑重地点点头，额头低垂，头上的大辫子自然垂下，正如初二那年在铁索桥上的模样。于是，田文亮顺势把邱小枫拦腰抱起，丢入温泉最深处，水花连天，田文亮扯掉身上最后一片浴巾，*，如饿虎扑食，扎入水中。一个好比出洞蛟龙，一个有如浪里白条，说时迟，那时快，便上下左右鏖战起来??

正浮想联翩，电话被挂掉了。田文亮木得好似被扇了一个嘴巴子，不知所措。于是再拨一个，再被挂掉。田文亮把手机放在耳边，久久不肯放下，只听得那一句“您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仿佛一个三岁小孩子撒的谎。田文亮把那手机扔在床上，想要一个巴掌打过去，又舍不得，只能一头栽在床上，气鼓鼓地看那手机发呆。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7）

三分钟后，电话响了，正是邱小枫。田文亮迫不及待接起电话，正要把满腔喜悦、恩情、报答都一股脑倾泻而出，更兼表达自己绵绵爱意和对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想象，却不想劈头挨了一顿说："你个田文亮啊，我让你先给我短信，你怎么自己就把电话打过来了？"田文亮刚想辩驳几句，只听那边又是一通说教："不要一高兴就没头脑了，你看你面试时候不是挺正常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还是犯糊涂？"田文亮这张热脸贴在冷屁股上，有如刚倒进油锅里的荷包蛋，吱吱作响，溅起油花无数。

邱小枫听田文亮不作声，知道是生气了，柔声道："文亮啊，我说你，以前自由散漫的作风还是应该改一改了。今天面试时候你老望着我笑干吗？还有，你跟那个美国佬说说笑笑，太不严肃。我是想要帮你，但是你得给我争气啊。"

田文亮想来，这辈子没给谁争过气，却先给出了气，但是人家是你救命恩人，总得讲点感情，于是忍住气，说："你说的是，我以后要注意。"

邱小枫听这句话说得甚是勉强，有点逼良为娼之感，更柔声道："哎呀，文亮，真要小孩子脾气啦？我问你，下个星期的温泉你还泡不泡？"田文亮一听这话就来劲了，连连说："这个，当然是泡的。我盘算了一下，应该没问题。"

邱小枫听出田文亮话说得急切，又要治他一治，便故意叹息道："唉，可惜啊。我下周末有公事，可能去不了了。"田文亮刚刚吹起来的肥皂泡，立马给邱小枫一个针头刺破，心里又恨又痒，恨不能把邱小枫一口吃掉。"文亮，跟你说着玩呢。下周末不见不散，到时候我电你。"

邱小枫把田文亮整治完毕，让他全盘缴械，开始说正事儿："我说文亮，赵总那事，你可得给我盯紧点。要是有合适的对象，把MSN号

给我，我让赵总先在网上热热身。”

田文亮满心欢喜，感恩正无以为报，马上接口道：“已经有一个对象了，研究生，二年级，成都人，漂亮，身高一米六八，口音纯正，喜欢吃乐山钵钵鸡和冷锅鱼，喜欢旅游。”

田文亮一口气把他压箱底的情报都说出来了，以便讨好卖乖，殊不知但凡女人，颇忌讳自己中意的男人对别的漂亮女人了解过于深入。盖女人的心是一张网，轻易不会张开让你看，一旦让你钻进去看，便有如食虫植物一般，把你兜头罩住，让你动弹不得。邱小枫听田文亮把这个硕士美女说得如此仔细，凭女人的直觉感到言语中有一丝甜蜜，醋意顿起：“呦，了解得这么仔细，是哪个美女师姐啊？莫不是给自己预备的？”

田文亮方知说错了话，连忙说：“哪里哪里，我这不是公事公办吗？”

田文亮打完电话，一个人坐在宿舍里发愁，不知道该怎么办。若是直接给罗馨然说这事儿，自己说不出口，若是电话里说，又不能说得清楚。

正惆怅间，忽然手机响起来，正是罗馨然：“文亮，这几天干吗呢？”田文亮如获至宝，马上回道：“师姐好，这几天正有几句话想见面跟您说。”那边立马回过来一句：“什么话这么重要啊？不能在电话里面说？”田文亮狠狠心，继续发过去：“确实很重要，有些话，电话里面说不出口。”

那边沉默了一小会儿，又回道：“说不出口的话就要想清楚再说，不要等说出来了后悔。”田文亮心想，罗师姐真为了我着想，想到我心里去了。便又回道：“嗯，有些事情，不是一下全部能想明白的。即使想不明白，时机到了也得说，否则，时过境迁，就后悔了。”田文亮觉得，自己这几条短信回得天衣无缝，前期铺垫得完美。这样，罗馨然有了心理准备，到时候就不会大吃一惊。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8）

果然，罗馨然回复得很爽快："既然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又想清楚了，不如今晚上就见个面？"田文亮欢喜得要跳起来，觉得罗师姐远远比邱小枫善解人意，马上顺水推舟，约好在阿竹蛋见面。

田文亮在阿竹蛋门口出现的时候，罗馨然正靠着她粉红色的小自行车，在门外张望。她见田文亮若无其事地迟到，觉得伤口被撒了一把盐，被藐视得厉害。田文亮却不知道这火已经压得很大，只呆呆道："师姐好，这么早就来啦。抱歉迟到了。"

"哼，我还以为你要放我鸽子呢。"罗馨然撇嘴道。

"我怎么敢放您鸽子呢？是我有求于你啊。"

罗馨然听了这句话，心里畅快异常，比得上小男生的初吻，小女生的初夜，缠绵又庄重。

二人拣靠窗位置坐下，各自要了一碗粥。罗馨然故作深沉，轻描淡写地抛过来一句话："哎，有什么事儿，说呗。"

田文亮在心里咬咬牙，把那些从小到大积攒起来的在女人面前的腼腆统统收起，只换了一副深沉严肃的面孔，却把面前的奶香小米粥喝了一口，道："这粥真好喝啊，放了很多牛奶。"

罗馨然见他这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更觉有趣，便敲桌子道："有话好好说嘛，你不说，难道要我帮你说？"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田文亮瞪大了眼睛问。

"未必不知道，也未必知道。"罗馨然咬了嘴唇，摆出一副和年龄不太相衬的天真烂漫，又颇觉得这句话说得过火，便也埋头猛喝一口粥，只一口吐了出来："好烫！"田文亮忙不迭地找东西给罗馨然擦，心想不能再犹豫了。

罗馨然心里欢快，只等着田文亮说出来那几个字。她虽然还不确定自己会接受田文亮，但两个人的爱恋，不比两个人的搏斗。搏斗跟打仗仿佛，讲究占先机。所以拿破仑就讲，我的大炮总是先打响；所

以后人又讲，滑铁卢的失败，就是因为拿破仑的大炮后响了几个小时。男女恋爱，却往往谁先进攻，谁就先露出破绽，谁先表白，谁就反而失去了制高点，反受人制。罗馨然虽然还在考虑、挣扎、矛盾，田文亮的表白，却也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让她有了选择的余地。

田文亮完全不能理解罗馨然此时的心态，只恨自己狠不下心。帮罗馨然擦干净衣服上的污渍后，他鼓足勇气，涨红了脸，问道："罗师姐，其实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但是不敢说，怕你生气。"

"有什么话不好说的？我准你说了。"罗馨然拼命抑制自己心头的欢乐，只把一张师姐的严肃与世故的面孔拿来给田文亮看。

田文亮也拼命抑制心中的矛盾与挣扎，小声问："师姐你有男朋友吗？"

罗馨然终于忍不住笑起来："为什么问这个？"

"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帮您介绍一个。"田文亮拼尽全力，说完最后一个字，已经接近虚脱。

罗馨然看田文亮那副痛苦挣扎的表情，越发觉得这个小男生憨厚可爱，与自己所遇到的所有男人大不相同。刚见他的时候，只是觉得他人好玩、亲切，后来越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让人安全的感觉。这时见他那副欲说不能、欲罢不能的熊样，只觉得心中快乐异常，拼尽全力才收敛住会心的微笑，只淡淡道："介绍谁啊？"好不容易才咽下去后半句：莫非是你毛遂自荐？

"是一个成功人士。"田文亮的声音微微颤抖。

"哪个成功人士？"罗馨然还沉浸在美妙的幻境中。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9）

“嗯，在证券公司工作，有车有房，就是年纪有点大了。”田文亮说完这话，连忙埋头喝了一口粥，以免和罗馨然四目相对。

罗馨然没有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半晌，才感到劈头盖脸被人泼了一桶冷水，直到热气腾腾的身体，变成冰棍。她忍住剧痛，声音颤抖着说：“嗯，谢谢你替师姐操心。我还有点事情，回头再说。”然后站起身，走出阿竹蛋，骑上自行车，飞驰而去。

田文亮没有立马回过神来，追出去时，罗馨然已经连车带人，一溜烟没了踪影。田文亮回到座位上，闷闷地坐了好半天。这时候手机响了，罗馨然发来短信：“好的，你给我说一下他的情况。”

田文亮看到这短信，有种想哭出来的冲动。

十

田文亮稀里糊涂地回到宿舍，一个人躺床上叹气。原本以为已经想清楚的事情，又开始煎熬着这个懦夫。他在黑暗中辗转到半夜，才给罗馨然发过去一条短信：“你真的考虑成熟了？”他在黑暗中等待了一个晚上，没有回复。到第二天早晨，罗馨然回道：“嗯，我已经想清楚了。你把我MSN号给他吧。谢谢你。”

邱小枫却一刻也不让田文亮消停。他正如一匹被套上笼头的马，笼头是保持永远方向正确，鞭子是确定永远动力十足。邱小枫心里把田文亮当作一支投入了感情的潜力股，不像那些没有投入感情的实力股，只需待其瓜熟蒂落，鸠占鹊巢即可。而对田文亮，则需要浇水、培土、施肥，恩威并用，柔情似水。邱小枫并非嫁不出去的黄脸婆，也不是无人问津的大龄女青年。虽然追求者不乏其众，她却仍然割舍不掉那段纯洁的暗恋、二八年华的青春悸动。可见在那熟练的身体语言、职业装束之下，浪漫之心仍未泯灭。然而，正如当年的罗馨然一般，她既然选择了田文亮这匹堂吉诃德座下的劣马——努辛难得，便

必然要快马加鞭，把他调教成一匹中看中用而且听话的好马。这是所有女强人的抱负，所有小女人的心愿。

田文亮蒙在鼓里，他不知道自己的犹豫、彷徨已经把自己送进一个巨大的马笼头，挣脱不得。邱小枫的电话一响，既让田文亮感到定时吃饭的食欲满足，同时又有被强迫喂奶的受虐感。邱小枫颇不满意田文亮对征友事件的拖拖拉拉，让田文亮加紧运作，三天之内给她一个名单，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

田文亮硬着头皮，把所有认识的女生名字列出，挨个打电话约人单独谈话。田文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每个女人都很爽快地答应守口如瓶，正如她们更爽快地向闺蜜敞开心扉。女生之间的通讯渠道永远要比男生间的畅快百倍，互相交换八卦是女人最惬意的休闲，和男人最恐怖的噩梦。田文亮的秘密很快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在邱小枫淫威逼迫下的田文亮，不出几天，就成了女人们心目中的“*猥琐男”——猥琐男中的翘楚。

然而，尽管女人们私底下争相攻击、嘲笑、谩骂这个田文亮道德败坏、猥琐不堪，却并不妨碍她们同意尝试上一上贼船。自由社会既然允许男女自由交往、自然不排斥各种猎奇的交往、物质的考虑，上船容易，下船更容易。

田文亮三天的功夫没有白费，两个女博士愿意上一上贼船，其中一个刚刚离婚，然而普遍长得像祥林嫂，估计很难让赵斌满意。另外还有一个女硕士长得像整容之后的蔡依林，不过尚在犹豫中，估计是嫌固定资产不太明确，匆忙下水，有套牢的危险。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10）

田文亮打开MSN，准备逐一游说。赵斌给他的权限太小，他既不能用足够的物质刺激女人，又不能够用奔驰的照片来代替赵斌。工作很难做，而邱小枫的催命电话一个紧似一个，当然通常是先苦后甜，先把田文亮骂一通，再加上几句体己的话，以示慰问。

田文亮铆足了劲想要打开局面，无奈赵斌愿意开出的砝码实在太低。此时，田文亮才感到未婚大龄美女博士的珍贵，因为只有这个群体，才会认真严肃地对待赵斌开出的价码。田文亮差点要跑到学校里所有住有女博士的宿舍去张贴告示。他路过几次畅春园，每次都能发现女博士们在宿舍楼梯口做体操、练健美的矫健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不乏令人惊羡者。然而，这样的美女博士绝大多数已经被人斩获，极少数幸存者也是意志坚定的学术女青年，与其把最后的青春献给一个超大龄未婚男，还不如直接献身学术。

面对这样的学术女青年，田文亮徒有临渊羡鱼之情，只有退而结网，赋诗一首：

学术
是一位来自美国的
死亡大师
在这
灵魂成熟的季节
他贪婪地收获着
生命、青春
与爱情
孩子们
像麦子一般倒下
乌鸦成群飞过
残阳西落

大地上

不见一丝鲜血

他专门申请了一个MSN，把签名档设成“学术杀死爱情灵魂飘过”，然而对极少数铁了心的美女博士仍然不起作用。

大B看到田文亮忙得不亦乐乎，却毫无进展，提醒道：“小波不是在A社人缘很广吗？何不找她帮忙？”田文亮立刻感到被当众给了一耳光一般羞辱，大叫道：“她就是跪在我面前求我，我也不会再去求她！”

“你这个人说话就是不负责任。你大一时候就说过*要请全宿舍吃饭，结果直到被人甩还没请。太不靠谱了。”大B不顾田文亮脸色难看成一块猪肝，“我今天碰到小波，她还问起你。我跟她说你长出息了。从她的眼神判断，她现在对你有极大兴趣。”

田文亮怒不可遏，认为大B故意找茬，跳起来要打他，却发现MSN头像闪动一下。正事要紧。田文亮仔细一看，居然是几百年没有过联系的小波。那熟悉的小妖女头像正笑盈盈向自己招手，让人惶恐不已。

田文亮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女人们在公开场合一边快乐地*他的无耻行径，一边为这个成功人士的固定资产总额大猜谜语。一个证券公司的成功人士，如同突然入侵地球的UFO，让人既惶恐又兴奋——他来自哪个星球？他带来多少黄金？他对地球人是福是祸？种种猜测，成为待字闺中的良家妇女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YY对象。正像男人们聚在一起总要YY女人的长相，女人们聚在一起也免不了YY男人的财产，两者都能搅动对方的荷尔蒙，产生酒吧或者KTV里常见的痴迷，当然，未必就是爱情。

小波骤然听到这个消息时，这个人为的猜测谜底已经被炒作到了一千万。消息虽然尚不确实，小波却感到田文亮实在有了出息。丑小鸭正舒展它的尾羽，而它以前的主人即使记不清楚那只丑陋的鸭子，面对逐渐成形的天鹅羽毛，还是无法视若无睹。女人的笑容天生就是

为权贵准备的，漂亮女人的尤甚。即使是动物园里的大猩猩，也知道对手里握有香蕉的游客讨好卖乖，对两手空空的游客龇牙咧嘴、扮鬼脸，何况万物灵长的人类？可见生物虽然进化，某些本性却并不改变。田文亮虽然还不是权贵，却已经有了让人攀上权贵的可能。邱小枫把赵斌形容为一池肥水，正是女人常识般的精明；然而肥水不流外人田，却是一厢情愿的YY。没有人愿意自家养的红杏出墙，但哪里又真有关得住的红杏？小波和一切聪明的女人一样，当别的女人还在嘲笑和讥讽这八卦谈资时，已经捕捉到那一丝香蕉的气息。

《北大，给我一个姑娘》 第二部分（11）

她打开尘封已久的MSN，向那个几百年没有过联系的田文亮发过去一个笑脸：“文亮，在吗？”

“在，有什么事情吗？”

“呵呵，听说你最近很忙哈？”

对面沉默了一小会儿。

小波立刻打过去一行字：“我今天在学一食堂看到你了，跟一个PPMM在一起。”

“是吗？没有啊，你什么时候看到的？”

小波会心一笑：“啊？没有啊？那么就是我看错了。唉，很久没见你了，不知道你现在是胖了还是瘦了。”

“嗯??有什么事情吗？”

“听说你最近在忙一件大事。”

“哪里有？我能有什么大事，比不得您这个风云人物。”

小波发过去一个惊讶的表情，外加一个振动。给田文亮闪了一个满屏。

“真讨厌，还跟以前一个德性。不理你了。”小波故作姿态地下线，等待田文亮自己来找她。

果然，不过两三秒，田文亮发过来一个振动表情：“不要生气哈，跟你开个玩笑。”

和一切善于把握男人心理的女人一样，她们的目标并不在于男人本身。她们研究男人心理就跟男人研究股票走势一样，并不是因为对于股票本身有深厚感情，而是要知道何时买入，何时抛售。

小波从前想把田文亮培养成一支成熟的股票，却发觉有亏本的危险，于是又把刘海洋拿来做替代。殊不知人的需求是无限的，这是带动资本市场的法宝，也是调动小波一切聪明才智的根源。

“唉。你现在都把我忘记了吧？”小波故作怨妇状。

“哪里??岂敢？”

小波看到这话后面跟着的幽怨的表情符号，满心欢喜，又发过去一个振动满屏加吐舌头。女人的记性普遍比男人要差，她使出浑身解数讨这个丑小鸭开心，全然忘记前不久对他的无情无义。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不过，我找你是谈正事儿的，对你也有益处。”

“哦，什么事情？”

“你跟我还打马虎眼儿？你当婚介的事情早就满城风雨，瞒得住我？”小波是A社的红人之一，人缘极广；朋友遍天下，眼线也就遍天下。

“唉，惭愧惭愧。”田文亮只觉心里一沉。他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小波，因此，便觉得小波也应该对此种事情有深刻的鄙夷。殊不知，他和小波在一起两年，就一厢情愿了两年。幸而，虽然他对小波诚实，小波对他却一直有所保留，把他蒙在鼓里。他们的爱情，在小波眼里是正常死亡，在田文亮心里，顶多算了下落不明。

“有什么好惭愧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这种红娘月老，从来都是神仙做的。以后叫你神仙大人了。”田文亮和小波在一起两年，从来都是他把甜言蜜语、温情柔意慷慨奉上，从不曾享受过这种乾坤颠倒的服务，顿时飘飘然起来。

“做大人可不敢??继续做女人的奴隶倒是真的。”田文亮以前跟小波在一起的时候，做小波的跟屁虫；现在跟邱小枫在一起，做邱小枫的马前卒，居然还是做女人的奴隶。不过以前是做一个女人的奴隶，现在是做一群女人的奴隶。

“哈哈，你这月老当得辛苦。不过说来，你也可以帮我的大忙。”

“什么大忙？莫非你想应征？刘海洋知道非杀了我不可。”田文亮发过去这句，有种强烈的报复的*。

“切，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我跟你介绍我一学姐。她知道你这事，挺感兴趣的。”

说着，小波不由分说，让田文亮接收照片。田文亮收到照片，打开一看，原来那姐姐还穿了流行的汉服。但凡流行而不普及的东西，往往可以拿来唬人。因为流行，所以有档次，因为不普及，无人懂得真相，汉朝人也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指摘。所以，田文亮看了这个浓妆艳抹的汉服姐姐，也觉得心中一动。